



相约

○ 白宗孝

我与《陕西交通报》(以下简称《陕交报》)的缘分,自报纸创办始而至今。

在职时多年从事交通政策研究,《陕交报》是我观察了解行业发展变化的一个窗口,体悟交通风气民情的一个媒介。我和同事当年实地调研形成的若干调研报告通过陕交报发表,既配合了中心工作,传播了典型经验,又反映了实际问题,为完善政策设计提供了借鉴。后受命主编新一轮陕西省志公路志和水运志,《陕交报》成为我和同事搜集交通资料的一个渠道,梳理交通发展变化脉络的一个载体。我们从报上有关新闻、消息、通讯等报道中,搜寻有关交通的资料线索,考订大事要事肇始演变轨迹,丰富翔实志书内容。退休前后我开始散文诗歌写作,《陕交报》又成为我学习吸取文学素养的一方园地,与同行和文友交流心声的一个平台。这十多年写的60余篇散文40多首诗歌,凡发表的绝大部分登在《陕交报》上。

伴随交通改革开放发展的步履,我与《陕交报》一路同行,读报写稿,既当读者又当作者,成我半生难忘的经历。如果说《陕交报》之于我曾经的本职工作,如同肝胆相照的朋友而时常牵挂;那么《陕交报》之于我的散文诗歌写作,便如相约一生的情人

而不离不弃。每写就散文诗歌想交流的,毫无例外都给了《陕交报》,且执着如初,从一而终。一些散文见报并被有关网站转发,引来一些同事、朋友或素昧平生的人的共鸣或讨论,令我意外和感动,也因此相识相交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同行和文友。以报为媒,以文会友,用文字与同行和文友交流所感所想,成老年生活最有意义的内容。他们给予我文章的关注或点评,成激励我坚持写作的动力。

2010年4月,《陕交报》登了我写的《蓝小路纪行》,老同事也是老朋友的丁家琛看后来短信调侃说:“漫川关我去过,跟你写的差的尺码太大,你有给漫川地方政府旅游拉托之嫌”。接着,他爱人崔女士又来信短说:“我印象那地方只有一个破楼楼,几间烂房,来回四百多公里,把人跑得乏的不得了!”我欣喜他们能读这篇文章并表示自己的看法。我半开玩笑回信曰:“感谢你们能读此文并告想法!可惜地方政府并不知我写了漫川关。再说,你们去看漫川关,一定是作为领导去的,领导一般是走马观花的。”

2020年2月,有公众网站转发了我发表在《陕交报》的《在修石渡修桥》一文,当年省公路十一队的同事,后供职汉中温州

商会的穆光金偶尔看到,他颇费周折打听到我的电话并跟我联系上。分别40年后竟在网上遇见,我不禁感叹网络的神奇,更感激报纸和网站不经意的搭桥牵线。与光金寒暄过后,便加入他做群主的省公路十一队微信群,又陆续联系上几位曾经的老同事。久别重逢,大家忆起曾经修路架桥的青春岁月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,心潮久久难平。

长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都恩崇先生,是关注和支持我从事交通政策研究,鼓励我坚持散文写作的一位良师益友。我与都老师因交通政策研究而结识,又因散文写作交流而成君子之交。《陕交报》发我的散文诗歌,他几乎都看过,并给多篇散文诗歌做过点评。他是交通经济研究的资深教授,学识渊博,治学严谨,著述丰富,桃李满天下,又为人平易近谦和,且对交通文化见解独到。我喜欢他从经济与文学的双重视角来看我的那些作品。他的点评有共鸣有褒勉也有指向,虽文字不长,却往往带有历史追溯的纵深和现实考量的宏大,让我眼界大开,受益匪浅。他在对我《寨子》和《涝池》两篇散文的点评中,说这让他回忆起冀中平原滹沱河畔家乡的寨子和水坑,并讲历史上寨子的起因和功用,家

乡蒋姓寨子的布局、规模和曾发生的故事以及同样被毁的命运,令我感慨和唏嘘;他说家乡曾经的水坑,广阔的水面,茂盛的芦苇,游动的鱼儿,鸣叫的青蛙,水面上飞的绿的红的和花的蜻蜓,以及儿时夏天光腚下坑戏水逮鱼,冬时在结了冰的水面上滑冰的童趣,质朴的文字蕴含着浓浓的乡情,展现一幅自然天成的冀中平原乡村画面。读着这段点评,我的思绪便随了他的文字,飘荡于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太行山下、滹沱河畔……

去年仲夏一天,在环城西苑偶遇曾在省交通厅工作的同事崔忠诚,我们相别于他参加长安航空筹建的上世纪90年代初。别后数十年,虽同处一个城,却未再谋面。聊过各自近况后,便加微信相约经常联系。老崔出过一本他业余写的十几万字的《老崔杂谈》,他将杂谈的一些游记和见闻、评论发我,我读罢方知他闲暇也喜欢弄文,且思维敏捷,落笔成章。同时得知他作为一个交通人,也是他参加长安航空筹建的忠实读者,我们彼此可谓脾性合而意气投。“以文常会友,唯德自成邻”。我于是也将登在《陕交报》的几篇散文发老崔请有空一阅。他认真地阅读我的那些文章并发来感言评论。他的评论擅长从文章谋篇布局和结构层次上条分缕析,我感动学汽车出身的他有着评论家的眼光和素养,因此有了新作未投陕交报之前,就先请他阅评。

如今,《陕交报》步入而立之年,风华正茂,而我已年届古稀,余生有期。老年人人生有许多改变,但与《陕交报》的情缘相约成习,恐难改移。莫道岁月垂暮,亦不伤悲秋,继续读写为乐,再随《陕交报》前行。

真挚情怀

○ 雷文华

随着西去列车的晃动,我的思绪回到了30年前曾经战斗的地方——新疆军区边防第二团,想起当年守卫边陲风华正茂的战友,我的内心热血沸腾。

作为军人,我们用忠诚捍卫祖国的尊严,用行动践行军人的誓言。我们不能时时照顾自己的家人、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长相厮守、甚至不能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……因为我们重任在肩。我们是军人,必须以国家人民为重,要铸起共和国的钢铁长城。

还记得那个大雪纷飞的十月,我边防二连在某号界碑潜伏三天三夜,渴了就雪水喝,饿了啃压缩饼干。傍晚,在返回营房驻地的山路上,遭遇暴风雪,副连长负责断后,不幸坠入三米深的雪窝,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7岁。年幼的孩子趴在副连长的身旁叫喊着:“爸爸,你不是教我当男子汉吗?你睁开眼睛,我听妈妈的话,听话、听话……”当孩子捧着父亲的骨灰盒,红着眼睛坚定地对我说将来也要做一名军人时,我突然明白,这就是我们的军烈属,正是有了他们坚强有力的家庭后盾,戍边卫国的将士才能安心服役、忠于职守。那一刻,我也想对副连长说,别担心,有我们在,孩子永远不孤单。

“叮铃铃,二团值班室吗?我乡白塔山发生森林山火,请求支援。”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,报告团长,部队集合完毕,请指示。”

“出发。”

身为军人,接到命令,立即出征。一辆辆军车便满载着百姓的重托,驶向火光剑影的“战场”。

“一连,打通防火隔离带,二连压住西边的火势予以歼灭,三连抢救伤员转移群众。”

“是,保证完成任务。”战士们对着森林大火喊道:“兄弟们上。”

冲进火海的战士们,没有一个人退缩,火焰照亮了一张张流着汗水的脸和一双双明亮的眼睛。经过一天一夜的扑救,从火海走出的战士们浑身是伤,头发已被烤焦,脸颊已被被灼伤,但依然是最美的军人。

危难时刻,中国军人冲锋在前。当火魔肆虐,洪水横流,地震来临,是中国军人的“逆行”,守卫着人民的安康。

又是一年建军节,我这样的老兵,很庆幸曾经也是一名军人。回望军旅生涯,苦乐与共的峥嵘岁月,与战友们同唱一首歌、同吃一锅饭、同举一杆旗,一起站岗放哨,一起摸爬滚打,结下了兄弟般的战斗友谊。今天的我们,已然脱下军装,但是军人的本色没有变,军人的作风不会变,我们都各自的岗位上用军人的刚强和坚韧,书写着初心、牢记着使命。

老兵们——一起向军旗敬礼!

(作者供职于陕西省公路应急中心)

嘿,中国军人

岁月笔记本

「傻姑娘」的工作理念

○ 屈琦

我的身边有这样一位姑娘,她用极高的工作热情、较高的责任心、严谨的工作态度,高尚的品德诠释着一名新时代青年的价值。她就是我的媳妇,是铜川市公交公司一名普通乘务员。

初认识她时,我很纳闷:为什么这样一个姑娘,受到乘客的表扬怎么那么多?

面对我的疑虑,她没有多做解释,只是以踏实的工作表明自己的态度。为了尽快熟悉她,休假的时候,我有时会跟着她一起卖票。对我印象最深一次是:有一天晚上,我们俩一起回家,中途公交车发生故障,乘务员脚也扭伤了。面对一整车乘客,她毫不犹豫地站出来,安抚受伤乘客的心情,查看伤者伤情,及时电话沟通如何处理、安排乘客换乘其他车辆。事后,我不断抱怨道:“你已经下班,这些事情和你毫无关系,你何必忙前忙后?”她微微一笑说:“如果我不管,乘务员也受伤了,那么多乘客谁来管?”我依然不服气地说:“你这样爱岗敬业,谁知道呢。领导又看不到,还不是白干。”她却白我一眼说:“爱岗敬业,不是说说而已。”就这样,我们在一起走过了四个年头,期间发生的事情数不胜数:有面对喝醉酒无理取闹、拒不交费,甚至要冲上来打她的乘客,她依然微笑着向司乘解释政策;也有面对晕车乘客吐在自己身上,她全然不顾,忙着擦洗乘客身上的呕吐物;还有脚腿扭伤,面对人员不足,无法休假时,她依然坚持上班;她甚至利用日常学习的医护知识,以备不时之需。这就是我认识工作中的她,在我眼里的她,那不是爱岗敬业,而是傻。然而她的这种傻,也在不断地影响着我,不断改变工作中的我。

随着时间的推进,我认识了更多她的朋友。我也从她的同事口中更加了解她,可她在她眼里依然那么“傻”。



我一直想不明白,即使休假,也会有同事向她咨询工作上的事情。我笑她:“公交公司离了你就不运转了。她却说:“我只是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”。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会不断纠正我认为她是错误的工作方法。直到年初,她的同事发来微信告诉我:你家滕,得奖了,你要请大家吃饭。那时我才知道,她凭着出色的工作业绩和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,被公交公司评为“优秀员工”。认识她以来,她除了做好自己的乘务员工作,还主动当起了宣传员、勤务员等等。繁杂的业务将她练成了工作中的“多面手”。同事们说,不管碰到什么问题,只要找到她,总有办法解决,她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从不会推辞。

过去,我不停地说她“傻”,不会工作,不懂工作的技巧,现在我终于明白也理解她的做法。就像她说的:“我既是一名共产党员,又是一名乘务员,还要加倍努力工作,才不会辜负乘客对我的信任。选择做公交人,我不后悔。”虽然现在的她已然不在一线,但是她的工作理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,帮助我不断进步。

(作者供职于陕西交控铜分公司)

絮语轻谈

○ 万钊云

浅浅的幸福

幸福是什么?是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是那匆匆一刻的感动?和母亲一起去青岛,坐在礁石上看大海,蔚蓝的大海和天空连成一片,雄伟的军舰在远处航行,海风温柔地吹着,海浪轻轻拍打着礁石,母亲哼唱着《军港之夜》,看着她脸上满满的笑容,我感到很幸福。

红色的“岩浆”从“火山”中喷发出来,顺着“山体”很快流到地上,孩子拍着手大声喊道:“妈妈,妈妈,我们成功了!”和孩子一起完成了“火山喷发”这个小实验,看着孩子开心地笑,我觉得能陪着孩子长大很幸福。

“父亲一切都好,有老姐在,放心!”医院的走廊里我给在外地工作的弟弟发去了信息。作为长姐,能使卫国戍防的弟弟没有后顾之忧地工作,我感到很幸福。

去旅游,高原反应严重,腿酸、头晕、呼吸困难。爱人紧紧地抱着我,不停地为我讲着开心的事情,分散我的注意力,我感到自己很幸福。

周阿姨是母亲最要好的一个朋友,她们一起晨练,一起摘野菜,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听歌……是快乐的“小老太”。我们没时间照顾孩子的时候,周阿姨骑着她的“小毛驴”为我们接送孩子上学,做了美食也不忘与我们分享。生命中有这样一位信赖的大朋友,我感到很幸福。

今年春节,一位学生模样的旅客买好票准备进站了又突然转身跑到我跟前说:“阿姨,新年快乐,您辛苦了。”因为这一句祝福,整个春运我都没觉得累。工作中有这样可爱的旅客,我感到很幸福。

哦,原来我是一个如此幸福的人。

(作者供职于陕西省丹凤县汽车站)



读书

《烟火漫卷》:长夜中的微光

○ 李美玲



尘的哈尔滨风貌徐徐展开,一个厚重又温暖的故事开始了。

刘建国是一个热心善良的人,1977年秋天他从插队的地方回哈尔滨,顺便将好朋友于大卫与谢楚薇不满周岁的孩子铜锤,带给孩子的奶奶,一路都很顺利,出站时人群拥挤,刘建国突觉后背一轻,孩子不见了!从此,刘建国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,突降的苦难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他的脊梁上,他的人生希望只有一个:在有生之年找到铜锤。于是他失去了爱情、失去了在国企的稳定岗位、失去了自我,没有按部就班地娶妻生子,过上了一种靠信念支撑着的“苦行僧”式的人生,“他走烂了,多少双鞋,已经记不清了。”这一找就是几十年,七十多岁了还在开着“爱心救护车”奔赴在城市的角角落落。

黄娥也是个善良勤劳的女人,本来在家乡和丈夫卢木头带着儿子杂拌儿一起经营客栈,她说一次吵架后丈夫不见了,于是黄娥来到哈尔滨,慕名找到刘建国的住处,开门见山地说:“你不是四处找孩子吗?我给你送来了。”“你缺孩子,杂拌儿缺爸——”黄娥的话看似痴痴癫癫,前言不搭后语,其实身隐藏着更深的故事。她寻找丈夫只是一个幌子,丈夫不是失踪,那晚他们吵得天翻地覆,黄娥情急之下活活深深地伤害了爱之深切的丈夫,丈夫被气死了,黄娥清醒后意识到自己罪不可恕,思来想

去先按丈夫生前愿望将他的尸体背到鹰谷,然后将儿子送个好人家后再回鹰谷殉情。之所以找刘建国,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找孩子的事迹在哈尔滨人人皆知,黄娥信任他想把孩子托付给他。刘建国直面拒绝这两个不速之客,可是当狱警的妹妹刘骄华是个热心肠,她不希望哥哥孤苦伶仃,黄娥尽管比哥哥小近三十岁,但如果彼此乐意未尝不可以一起生活,她把自己榆樱院的老房子给黄娥母子,还给杂拌儿找好学校,安顿好这对母子的生活。黄娥在安顿孩子适应城市成活的过程中,遇到各种生活考验,遭遇新的爱情,她的赎罪过程转向新的方向。

刘建国开着爱心救护车,认识了一个叫翁子安的客人并成常客,两人像忘年交一般来往,那时候他不知道翁子安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铜锤,只是本能地对这个人有着莫名好感。翁子安的舅舅身患喉癌人之将死,鼓起勇气告诉翁子安,承认自己年轻时的滔天罪行:“你是从刘建国那里偷来的那个孩子。”最终翁子安说出了真相,“刘建国多想大哭一场啊,可他流下了眼泪,头脑一片空白,好像走在茫茫无际的雪原,没有日月,没有人烟,世界一片虚空。”在烟花绚烂中,刘建国抱着翁子安叫了声“铜锤——”哭了起来。

于大卫终生都在寻找孩子,备受煎熬,而不能再生育的事实让于大卫怀疑那个丢失的

孩子是否自己亲生而对妻子产生猜疑;谢梦薇投身事业,孤寂痛苦半生,最后在与杂拌儿相处中,无微不至地照顾他,找到了重做母亲的安慰。“一直闲着的客房,突然间有了一个孩子的鼾声,这生命的讯号在房间回荡,像涌来的春潮,令谢梦薇喜悦”;刘骄华从事了一辈子狱警工作,和从事考古的丈夫貌合神离;刘建国的大哥刘光复得了癌症,到死没能实现到松花江中游一次泳的愿望等等。每一个人物都活得不容易,都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一样,在自己的人生与社会轨道上努力、奋斗、挣扎、寻找属于自己人间烟火。最终,属于你的、我的、他的人生烟火汇聚在一起,飘荡在中国大地上许许多多城市或乡村上空,描绘成一幅生活画卷。

故事在平静、虚无中结束,一切归于正义与爱。刘建国知道自己是日本遗孤的身世后,正视了自己灰暗人生的另一重枷锁,找到了自己曾经伤害过的孩子武鸣,在武鸣的家乡大兴凯湖畔,带着忏悔、赎罪的心情陪伴他过完一生;黄娥因为车祸后大难不死,更懂得了生命的可贵与意义;爱情治愈了翁子安的病,他搬到榆樱院,成为黄娥的新邻居;杂拌儿回到自己家乡七码头的小客栈中,寻找父亲的灵魂,回到了故事原点;于大卫和谢梦薇得知找到铜锤后的平静,谢梦薇的心思仍在杂拌儿身上,“对于一个母亲来讲,陪伴孩子一点点

长大,才能培养和建立起亲密可行的母子关系。”于大卫只想“和刘建国喝上一顿酒,痛快大哭一场。”

小说中隐藏在密密麻麻文字深处的,是无处不在的宽容和爱:刘建国将孩子弄丢后,于大卫夫妻没有责备一句;黄娥在丈夫去世后深深愧疚,努力打工为孩子交纳了十二年的保险,手绘哈尔滨地图和记事本,安顿孩子以后的生活;刘建国妹妹刘骄华把樱院的房子免费给黄娥母子住,退休后努力出狱的同志们谋求生路;黄娥被撞后,谢楚薇他们没有为难驾马车的卖菜老人,而是自付了医药费;朴实的卖菜老人在得知黄娥没死时嚎啕大哭,过年的时候“送来年货,冻豆腐、葵花籽和黏豆包,是双份的,另一份请他转交给谢楚薇,他们说黄娥没有被撞死,是他们这个年最值得庆幸的事情”;父亲刘鼎初夫妇,跨越血缘关系,在三个孩子成长中待日本遗孤刘建国最好……

在烟火漫卷的世俗生活中,每个人都在寻找,寻找生活的方向、寻找赎罪的途径、寻找心安的所在、寻找万家灯火中属于自己的那一盏。烟火易冷,烟火常燃的才是生活,这人间烟火浸润着千万人的希望,是一种能让人为之落泪的生命力量,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光的温暖,还是生活的希望。

(作者供职于陕西西通公路工程公司)